

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迟子建

草原

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迟子建

草原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原 / 迟子建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7.4

(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9489-5

I. ①草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1346 号

书 名 草 原

著 者 迟子建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责任校对 黄 婷 王娜娜 史誉遐 刘 娜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25

字 数 19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489-5

定 价 3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001—草原

047—福翩翩

090—雾月牛栏

111—采浆果的人

130—世界上所有的夜晚

187—起舞

草 原

我一直梦想着，有一天来到草原上，住在牧民的毡房里，喝奶茶，吃手抓羊肉，听马头琴。

这一天来了。

中秋节临近的时候，领导递给我一份传真，让我去满洲里参加一个东北地区的农机产品技术研讨会。

我来工厂四年了，出差了两次。一次是到北京，正赶上春日的一场沙尘暴，天昏地暗，街上的行人就像出土的兵马俑似的，灰头土脸的；另一次是去哈尔滨，大雪过后，街道因为撒了融雪剂，白雪成了黑雪，肮脏不堪，整座城市似乎散发着一股肠衣腐烂的气味，让人不爽。两次出差，都很无趣。

大约是因噎废食吧，以后又有两次出差的机会，石家庄和长春，我都婉拒了。

我是在沈阳读的大学，所学专业是机械制造。我毕业时，东北那些曾经无比辉煌的大工厂，正像衰朽不堪的老马一样，一匹匹地倒下。我求职困难，尝到了所学无用的苦恼。最后，齐齐哈尔的一家小型拖拉机

厂接纳了我。齐齐哈尔旧名“卜奎”，曾是古“黄金驿站”的起点，濒临嫩江。我的女友在地图上找到齐齐哈尔的时候，就像看到了一个大火坑，惊叫着说：“那地方太偏远了，靠近内蒙古了，我不能跟你去，你也不能去！”

我说：“那正好呀，我每天中午都可以越过省界，到草原上睡个午觉啊。”

女友果然没有跟我来，而我来了。女友嫁人了，我也娶了一位本地姑娘，她叫曲蔓玲，是个邮递员，我叫她“曲信使”。曲信使呢，她说我做事总是比别人慢半拍，又在拖拉机厂工作，叫我“王拖拉”。

除了开会，领导还交代给我一项任务，去还一笔债。那人是蒙古族牧民，叫阿荣吉，住在巴尔图附近的牧场，养羊。内蒙古的草场好，羊肉鲜美，每逢春节，我们厂子搞福利时，都会从那儿进羊肉。阿荣吉是厂子的老主顾了，每到腊月，他会雇佣一辆卡车，载来几十只活羊，把它们卖给厂子后，他会在齐齐哈尔住上一两天，办点年货，然后返回巴尔图。

去年厂子经济效益不好，所以阿荣吉卖的那批羊没有拿到现钱。他只得了张白条子，声言不再给我们送羊了。可是拖拉机厂的人，如果年关没有提进家门一块来自草原的羊肉，就觉得年没了滋味。所以，上半年我们厂在郑州的一个农机产品展销会上拿到大把订单的时候，厂领导就兴奋地说，今年要让阿荣吉送最肥美的羊！

阿荣吉所在的牧场没有电话，他每次来，要先到巴尔图的女儿家，给厂子打个电话，问需要多少只羊？而我们想跟他联系，也必须通过他女儿。厂领导说，你到巴尔图找到他女儿，就找到阿荣吉了。要是不先把钱还上，他犯了倔脾气，以后真不送羊来了，咱们过年时还不得想羊肉想得生口疮啊？

领导嘱咐我，把这五千多块钱还给阿荣吉的时候，一定要跟他定下

来，腊月时要送来五十只羊，让他别吝惜草料，把羊喂肥点，每斤多给他三毛钱。领导还带着歉意说，你开完会，要是当天往回赶，还能赶上节，可是去巴尔图还钱，恐怕就要晚一两天回来了。

我连忙说没关系，能在草原上过一个中秋节，是我的福气。

我不是说客套话。在我眼里，中秋节就像一匹雪青色的骏马，它落脚到草原上，才有神韵。我仿佛已经被它飘逸的棕毛给拂着脸了，满心的激动。

曲信使去火车站送我时，趁乱用她粗壮的小腿勾住我的腿，说：“见到草原的牧羊女，可不能腿软啊。”

我“啊——”了一声，揪着曲信使乌黑油亮的长辫，说：“有这条鞭子在，我哪敢腿软啊。”曲信使咯咯笑了。

我乘坐的是齐齐哈尔到牙克石的慢车，为的是看风景。火车是正午出发的，它向着西北方向，像一匹吃足了草的老马，缓缓地行进着。天色湛蓝，没有云，天也就仿佛不存一丝心思，给人爽朗的感觉。沿途可见收获的情景，有的农人在割麦，有的则起着土豆。乡间路上，马车牛车辘辘而过，村落里炊烟袅袅。午后两点，火车到了扎兰屯，这儿已经是内蒙的地界了，虽然还没有见到我期待的大草原，但牛羊明显多了起来。村路上马车载着的，也多半是干草。从扎兰屯到牙克石，经过的都是小站，哈拉苏、巴林、雅鲁、博克图等。小车站连缀的路线，大都有妖娆的风景，果然，草原一闪一闪地出现了。虽然那草低矮了些，而且经过一个夏天暑气的煎熬和牛羊的啃啮，有点憔悴，但它看上去是那么的安详柔美。透过车窗，我贪婪地呼吸着草原的气息，这气息是那么的熟悉，清新而温暖，带着股野味，它曾在哪里裹挟过我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新婚之夜，我从曲信使身上感受过这样的气息。

火车到达终点站时，夕阳正如一颗裂了的石榴，鲜浓欲滴地下坠。

我下了火车，找家旅馆住下，到一家小饭馆喝了碗羊杂碎汤，吃了两个刚出炉的椒盐烧饼，然后在街上闲逛了一会儿，回旅馆的公用浴池洗了个澡，给曲信使打了个电话，就睡了。草原小城的夜晚太醇厚了，我有微醺的感觉，睡得很踏实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到早点摊喝了碗豆腐脑，搭乘一辆三轮车，先去看了免渡河，然后带着一身清凉之气，奔赴火车站，登上了开往满洲里的列车。

我不喜欢长驱直入草原，在我心中，生活是要有所停顿的，而美恰恰会在停顿的时刻生成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牙克石停留一夜的缘由。果然，牙克石的夜露和免渡河上湿润的晨光，让我的心渐渐泛起了对草原的爱恋。当我路过扎罗木得，看着窗外如墨涌动的羊群，尽情地点染着草原这张柔软的宣纸，终于抑制不住心底的激动，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：草原啊，你就是我的神甫，当我的心灯因尘世而蒙垢，你总会用清风，拂去尘埃，并用你那碧绿的汁液，为我注满生命的灯油！

满洲里的会期只有三天，第一天报到，第二天正式会议，第三天结束。报到的那天下午，我去了达赉湖。北方的湖泊大都有海的气象，苍苍茫茫，兴凯湖是这样，达赉湖更是这样。站在湖边，翻卷过来的波浪能把你的裤脚打湿。投映在湖水中的白云，就像翻滚在沸水中的饺子，被滔天白浪给搅得团团转。傍晚，我在湖边小食摊吃了新鲜的烤鱼和湖虾，喝了一瓶啤酒，然后心满意足地返回满洲里。满洲里是中俄边境一个较大的口岸，经商的人多，海关每日的过货量大，这儿也就有点国际都市的意味，灯火旺盛，酒吧林立。虽然天凉了，早霜已经出现，但在街头走过的那些俄罗斯女孩，却穿着时髦的吊带衫和短裙，露出雪白修长的大腿，像是一根根白炽的灯管，把黑夜照亮了。游人多，店铺关张的也就晚些，店里经营的多是俄罗斯的皮毛服饰和传统手工艺品。我趑进一家店，给曲信使买了一条杏红色羊毛披肩。

我的故事是离开满洲里之后开始的。

会议一结束，我就乘夜车去海拉尔，打算从那里去巴尔图。火车如果正点到达，是凌晨三点。我盼望着晚点，这样可以在列车上多睡一刻。果然，气喘如牛的慢行列车到达海拉尔站台时，太阳已经冒红了。这是中秋节的黎明，进出站的旅客行色匆匆，他们中的很多人提着月饼盒。我在车站附近的一家私人旅店洗了把脸，吃了碗热气腾腾的馄饨，然后又回到站前广场，搭乘去巴尔图的长途客车。

那是辆中巴车，大概是报废车辆改装的，看上去破烂不堪。这车有二十多个座位，本来说好九点出发，但因为还闲着几个座位，司机迟迟不肯发车，让售票员在广场喊人。那个肥胖的女售票员肿眼泡，哑嗓子，尽管她一遍又一遍地吆喝：“巴尔图了——巴尔图了——”可并没有什么人跟她过来。司机不耐烦了，他把手中的香烟摁灭在方向盘上，自言自语着：“妈的，以后得换个水灵的去喊客！”他跳下车，冲那胖女人嚷着：“上来吧，你这破锣嗓子不值钱，喊破了也没用！咱今天得赶回来过节，走吧！”

汽车一颠一颠地出了城。从海拉尔到巴尔图，是一路南行。我拉开车窗，呼吸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气息。每走一段，就可看见羊群。它们有的在草原上安闲地吃草，有的则团团簇簇爬过一带缓坡。天气晴朗极了，让人觉得天离自己很近，所以飘浮在天边的几朵雪白的云，几乎与大地的羊群连为一体，好像老天嫌羊群不够浩荡，要给它增添几只似的。汽车性能太差，一个半小时之内，它竟抛锚两次，司机每次下去修车的时候，总是气鼓鼓地踹它两脚，骂：“懒驴，有一天我发了财，非把你砸个稀烂！”车上的乘客开始发牢骚，说是这车走得比驴还慢，耽搁了时间，要求退一半的票款。司机开始沉得住气，但当汽车第三次抛锚，像无赖似的横在路中央的时候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大吼一声对售票员说：“给他们退

票钱，今天背时气，不走了！”

汽车和车主都要起了脾气，倒霉的就是乘客了，我们只有中途下车。汽车正停在伊敏河牧场，有人告诉我，前方九里，就是红花尔吉。那些要到巴尔图去的人，都候在路边，等候下一辆客车；而要去红花尔吉的，干脆步行，十里八里在他们眼里不是远路。我不知道下一辆去巴尔图的客车何时经过，想想还是先步行到红花尔吉稳妥，听说从那里去巴尔图，车就方便多了。

我还是上大学时有过远足的经历，参加工作后，人整天蛰居在楼房中，脚劲都弱了。能够沿着草原公路步行，让我有冲出樊笼的感觉，我甚至有些感激那辆把我们抛在半路的破车了。

伊敏河流域的牧场是肥沃的，草虽然不很高，但却密实，草色也比别处的看上去要鲜润。我行走的时候，不时听见羊咩咩地叫，我的鼻腔里充溢着草的清香。我得感谢牛羊的嘴巴，它们让草折腰的时候，也把它们体内的芬芳咂了出来，使它们成为空气中最迷人的分子。走了半个小时，一辆客车从身后驶来，它在经过我身边时停了下来，这车是去巴尔图的，先前被抛弃在路边的乘客，都搭上这辆车了。车严重超载，过道被人堵塞了，两人座的插着三人，三人座的则挤了四人。司机问我上不上车，我回绝了。我可不想再搭上一辆危车。

我没有走到红花尔吉，就中途停下了。正午时分，我看见了三座毡房，其中靠近公路的那座毡房飘着炊烟，门前停着两辆运货的卡车，我想那里一定是客店了。对一个饥饿的旅人来说，炊烟就是最动人的消息了。

我走向那座毡房。突然，一条黄狗朝我跑来，它在距我两米左右的地方停下，汪汪叫起来。它叫的时候晃着身子，摇着尾巴，更像是欢迎。随着狗叫，女主人出了毡房。她矮个子，黑红的扁脸，包一块蓝白花的头

巾，小眼睛，塌鼻子，厚嘴唇，一望便知是蒙古人。她热情地冲我招了一下手，说：“吃晌饭了！”好像在招呼她的老熟人，我畅快地回答：“吃晌饭！”

毡房里肉香弥漫，三张桌虽然都没坐满，但没有闲着的。有一张桌坐着三个男人，还有一张是两个男人，这些人大概是跑长途的，蓬头垢面，正热火朝天地吃着羊汤面。另一张桌上，是一对青年男女，他们一身体休闲装，模样斯文，男的正把筷子规规矩矩地摆在空碗上，女的掩着嘴剔牙，看来已经吃完了。我刚落座，他们就起身付账去了。我要了一碗羊汤面，这温润的食物立刻滋润了我的胃肠，让我筋骨舒坦。吃完面，那几个男人陆续走了，听得见毡房外卡车的引擎轰轰响着，看来他们要上路了。我乏了，很想睡上一刻，便问女主人，这里可以休息吗？女主人说：“你要是不过夜的话，别花那个冤枉钱，去草场躺躺不就解乏了吗？要是过夜，就去毡房，一宿三十块！”说完，她又告诉我，那对青年男女从城里跑来，包下一座毡房，就为了今夜看草原上的中秋月。

她的话让我心中一动。是啊，如果我不赶到红花尔吉，就在这儿过中秋，不是很好吗。我对女主人说，我先睡一觉，睡醒了不想走的话，就留下来。留与不留，三十块钱照付。

女主人大约觉得我怪异，她觑着眼看了我半晌，然后引我到门口，指着草原右侧的毡房说：“那座空着，门没锁，你去吧。你要是日落前走，不用给钱！要是留在这儿，睡醒了别忘了告诉我晚上吃什么，我好预备着！”

那两座毡房，相距大约百米，这大概就是牧民的客栈了。它们背后，是无边无际的草原。午后的阳光和微风大约觉得草原就是自己的舞台，它们在上面活泼地舞蹈着，草原上光影斑斓。毡房外有两摞风干的牛屎饼，还有一个闲置的辘辘车。我拉开北门，进到里面。这座毡房简单而

整洁，东西南各放着一张床，南侧开着一扇小窗。中央是火塘和环绕着它的三个矮凳，床下有脸盆、拖鞋，我择了西侧的床躺下。睡在毡房里，感觉就是睡在一个毛茸茸的大蘑菇里。

我从来没有睡过那么长的午觉，足足有三个小时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夕阳已经给草原披上了一件猩红的袈裟。我站在毡房外，痴痴地看着落日。这样的落日我从没见过，红得炫目，带着股刚烈之气，它下坠时不是蔫头蔫脑的，而是蓬蓬勃勃的，一跳一跳的，像是在欢呼着什么，我被这样的落日感动了。正当我心潮激荡的时候，一阵马蹄声从背后响起，很快，一匹马从我身边掠过，没容我看清骑马人的容貌，他们就游鱼般轻灵地进入草原了。那是匹枣红马，很威武，它飘逸的长鬃轻抚着草原，有如一抹斜阳漫过。他们朝着夕阳奔去，离我越来越远。我想他也许是毡房的男主人，这是趁着黄昏，遛马去了。

暮色浓了，黄狗在前，女主人在后，朝我走来了。黄狗已经把我当做熟人了，它到了我跟前，温柔地叫着，用嘴嗅着我的裤脚，团团转。女主人对我说：“看来你是不走了，今儿过节，想吃什么？”

“手抓羊肉和奶茶。”我说。

“俺掌柜的刚宰了一头羊，新鲜着呢，你想吃哪块肉自己去挑！”女人说完，指了指草原说，“有个骑马人你见了没？他今晚也住这儿，跟你一个毡房！”

我这才明白骑马人也是个过路的，独自在毡房过节毕竟冷清了些，我很高兴有个同伴，我对女主人说：“好啊，一会儿他遛马回来，我问他想吃什么，可以一起吃嘛！”

太阳下去了，天色昏蒙了，草色也昏蒙了，骑马人还没有回来，让我疑心他们跟着夕阳一起落到草原下了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一会儿他们也许会随着月亮一起升起来。

这家客店是男主内，女主外。在灶房忙活的是男主人，待人接物的则是女主人。专程来看草原之月的青年男女，他们要了手抓羊肉和清炒白蘑，用托盘盛着，端到毡房去吃了。他们离开的时候，女主人嘱咐着：“晚上要是嫌冷，就生点牛屎饼取暖。”不过刚一说完她又说：“你们两个人睡，想来也不会冷的。”她笑了，那对青年男女也笑了。他们的笑让我思念曲信使，我掏出手机，想告诉她，我要在草原上看月亮了。可是刚开机，女主人就撇着嘴对我说：“这地方没信号，那玩意在这儿只能当噱头的骡子。”

客店外响起了马蹄声，看来那人回来了。草原的客店一般都为赶马人预备着马厩，所以一听到响动，女主人便对我说：“我得先去拴马，给它饮点水。”

五分钟后，女主人回来了，跟着他进来的就是枣红马的主人了。他看上去五十多岁，中等个，罗圈腿，据说草原上的好骑手，腿都会有些罗圈。他的脸很宽，五官分得又开，加之脸上泛着古铜色的金属光泽，因而看上去很硬朗。他进来后用手搓了搓脸，然后坐在桌前，问女主人：“有自酿的蒙古小烧吗？”女主人说：“跑长途的司机最爱喝这一口，能没有吗？”那人嘟囔一句：“怪不得卡车老是掉沟里呢。”

他的话把我逗笑了，我过去跟他搭讪，说我是和他住一个毡房的，想跟他一起吃晚饭，问他想吃什么？他没有客套，说：“有手抓羊肉就是节日啊。”

我连忙吩咐女主人：“手抓羊肉，清炒白蘑，再来一个凉拌口条。”

那人补充说：“手抓羊肉别弄得太烂了，不入口，没嚼头！新鲜的白蘑还是清炖的好，汤汁是奶色的，鲜味打鼻子！”

女主人还没应声，灶房里传来了男主人的声音：“真是碰到会吃的主儿了！”

男主人一歪一斜地叼着烟出来了，他瘦极了，是个跛子。他扫了我一眼，然后对那男人说：“我打窗户望见了，你那马可真叫漂亮，削竹耳，悬铃眼，油光水滑，一根杂毛都没有，那马鬃飘起来像团火，晃人眼啊。好马都有个名，它叫什么？”

女主人嗔怪道：“马都把你跌成瘸子了，你还恋着！”

男主人说：“好男人伤在好马上，不屈啊！”

枣红马的主人似乎并不想谈马的事情，他淡淡地说：“它叫天驹。”

“天驹！好名啊。”男主人抽了一口烟，说，“我年轻时最爱的那匹马叫青云，菊花青，我那时好胜，骑着它参加旗里的赛马会，结果出了事。那天下着小雨，草地又湿又滑，青云跑得又急又快，转弯时摔倒了，把我的一条腿压在它身下。我要是不成了跛子，能娶个比她受看的呢！”他用烟头点了一下女主人，笑了。

女主人瞥了男人一眼，说：“当年青云要是把你的脑袋压在身下，你娶的就更丑了——地狱里窝憋着的女人，哪一个不是青面獠牙的？”

男主人哈哈笑了，说：“你怎么不说我上了天堂，娶的是仙女呢。”

女主人“呸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哪有那造化！你只配给我当个厨子！”

她的话大约提醒了男主人在家中的角色，他“啊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我得捞手抓羊肉了，要不煮过了！”说完，提着腿赶紧回灶房。

他们满怀爱意的斗嘴让我更加思念曲信使。枣红马的主人大概看出我有些惆怅，问我：“你从哪儿来？”

“齐齐哈尔。”我说，“刚从满洲里开完会。”

“那怎么从这儿往回走？绕路了啊。”他说。

“我要去巴尔图办点事。”我说，“汽车坏在半道上，就在这儿歇脚了。”

他“噢”了一声，垂下头来。

我问他：“你去哪儿？”

“绰尔。”他说。

我们的手抓羊肉好了。它盛在一个青色的搪瓷盆中，冒着热气呢。我对同毡房的人说：“要不咱们也端回去吃？”

“好。”他说。

于是，女主人帮着我们，把酒菜拿到毡房。月亮还没升起来，草原好像让夜这张黑手给抹脏了，乌蒙蒙的。我付了菜钱，那人付了酒钱。女主人收了钱要离开时，那人又掏出五块，说是喝酒缺不了火这个伙伴，他得把柴草钱付了。女主人摆了摆手说：“今儿过节，我正愁没月饼送你们呢，就送点牛屎饼给你们烧吧！”

她的话把我们逗乐了。

那人抱了几个牛屎饼进来，放进火塘，熟练地生起火来。毡房里有马灯，可有了火，就不用点灯了。牛屎饼燃烧得很斯文，不像秸秆和劈柴，着起来轰轰烈烈的，它无声地发出暗红的光。

我们围着火塘开始吃喝了。我吃手抓羊肉的时候，离不开韭菜花、蒜泥等调料，那人呢，只是蘸少许的盐，他说羊肉像我那么个吃法，鲜味都糟践了。他说在家里吃手抓羊肉，他连盐都不蘸，那样更加妙不可言。出门嘛，骑了一天的马，出了一身的汗，要补充点盐了。我便问他从哪里来？他说：“辉河。”说完，便闷头喝酒了。

“我叫王子和。”我说，“我老婆叫我‘王拖拉’，您呢？”

“阿尔泰。”他说，“我老婆是个哑巴，从没叫过我的名字。她年轻的时候，喜欢用石子叫我。要是石子朝我飞来了，那就是她吆喝我呢。这几年她病倒了，就摇马铃叫我。”

阿尔泰告诉我，他有两个孩子，大的叫朵云，出嫁了；小的叫朵卧，是个男孩，二十岁，跟他放牧。他问我：“你有孩子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得要孩子呀！”阿尔泰说，“一个家要是没有孩子，就像草原上没有牛羊，空落啊。”他放下酒杯，说是要看看他的马，起身出去了。

牛屎饼因为掺杂了煤渣，很经烧，半个小时了，还没有烧透，所以它们的脸看上去半青半红的。火塘边的食物，全都被镀上一层微红的光，白蘑成了黄蘑，杯中的白酒也被映成琥珀色的了。我想月亮大约快出来了，便起身出了毡房。果然，东方已经冒出了一点红。那对青年男女相拥着站在他们的毡房外面，等待月亮升起。

秋天的草原之夜带着股寒露的气息，我穿着绒衣，还是觉得身上阵阵发凉。想到酒能暖身，便回毡房取酒，等我捧杯出来的时候，月亮已经冒出了一道弯曲的金边，活泼得像是一条游动的金鱼。这条金鱼越游越自在，顷刻间，它变肥了，成了一条大鱼，月亮探出头来了。我朝地上淋了几滴酒，算是祭月了，然后才把酒送入口中。想必这酒被月光勾兑过了，一股说不出的芬芳在肺腑间荡漾。而我祭给月亮的酒呢，大约它也欣喜了，那半轮月亮一副微醺的模样，脸颊边抹抹嫣红。

月亮一旦露了头，就像新嫁娘上了花轿，虽然也羞怯着，但却是喜洋洋地出了闺门了。很快，半个月亮变成了大半个，草原上光影浮动，那股阴郁之气全然不见了。月亮升腾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，眼见着它越来越高、越来越圆，终于，它撑不住自己的丰腴了，“腾——”的一声，与大地分离，走上了天路之旅。新生命的降临总是伴随着哭泣，月亮也一样，它脱胎换骨的那一刻，脸颊湿漉漉的。

草原被这盏举世无双的神灯点亮了。我觉得它的气息都变了，有股微甜的味道，看来月光把它身上的寒露驱散了。我觉得身上温暖了，特别想像马儿一样在草原上撒个欢儿，但我又怕踏碎了这大好的月色。正感慨着，背后传来马蹄声，阿尔泰策马过来，吆喝我：“兄弟，带你去草原

上遛遛吧！”未等我答应，他已经下马了，身手是那么的敏捷。我连忙把杯中酒干了，将酒杯送回毡房，由他扶着上马。

这马实在剽悍，我的腿跨在它肚腹上，就像一双荡在水面的桨，下面的水是深不可测的。阿尔泰随之跃到马上，在我身后牵住缰绳。他对我说：“你不用害怕，天驹从不欺生，不会把你颠下来的。它快起来像旋风，慢起来就是一辆老爷车。”

我们走向草原了。

站在地上，觉得月亮就是一枚仙女们缝制时光用的金顶针，遥不可及；上了马呢，却觉得它近在咫尺，恍如摆在桌前的一面镜子。天驹一入草原，就朝东方走去，好像想帮着我们，把那银盘似的月亮摘回来，盛手抓羊肉。天驹大概怕自己的蹄子惊着了草的魂儿，微垂着头，走得小心翼翼的。开始时我有些紧张，连头都不敢歪一下，漫步了十几分钟后，我胆子大了，可以放松地看月亮了。

月亮已经把初升的羞红褪去了，它通体金黄，像是被蜜腌了千年万年。阿尔泰对我说，他哥哥曾经说过，月亮里也举行庙会，每月的阴历十五，月圆的日子，庙会就来了，这一天月亮里是最热闹的。阿尔泰轻声对我说：“不信你仔细瞧瞧？”

果然，月亮里影影绰绰的，仿佛有树，有河，有桥，有人，有房屋，有车马，有杯盘碗盏，有琴，有风中猎猎舞动的幌子，甚至有笑语和吆喝声，那里真的好像在举行庙会啊。我不由得对阿尔泰的哥哥产生了好奇，问：“他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喇嘛。”阿尔泰叹息了一声，说，“他走了好多年了，兴许他现在正在月亮里赶着庙会呢。”

我听他的语气有些伤感，就让他催马快走，我想飞驰的速度会像闪电一样，击落他心底的阴云的。阿尔泰勒紧了缰绳，“嘿——”了一声，天